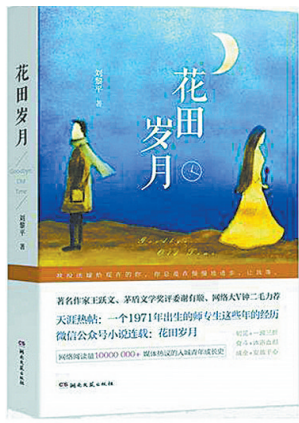


物欲世界，何以安放纯爱

新书上架



《花田岁月》
刘黎平(刘备我祖)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因为喜读网络红人“刘备我祖”的“史记列传”，所以才会“移情”于他的这本《花田岁月》。熟读古文的刘黎平，在小说中虽有所克制，但还是按捺不住古文冲动，于是乎，主人公刘相公多了些古人的豪气，少了些现今能人的深谙世事之道——这段从青涩走向“老葱”的岁月总是颠簸跌宕，几乎找不到一块立锥之地。

自命不凡的刘相公难掩这样的尴尬：两次高考、三度考研、三回被甩……在同龄人看来，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。但对于一个倔傲的年轻人而言，人生的最大乐趣有时正在于把阻力化为动力，把不服变成不败，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。

虽然刘相公这个人物纯属虚构，但刘黎平并不讳言本书除了几段代入自己许多真情实感的爱情外，不少事例本来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他，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春风里，城乡“二元”差别至今隐隐作痛。所以，从小生活在县城的刘相公，不甘心揣着那张滚烫的大学文凭，以另一种方式重复父母的“知青”命运。不仅仅是他，花田中学的所有老师都有一个城

市梦。

故事着墨最多的是刘相公被分配任教的花田中学，离县城满打满算下来八公里。花田中学的老师虽然吃的也是“商品粮”，但该校软硬件与县城中学有着天壤之别。为了迈过这八公里成为“城里人”，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有的得偿所愿终于离开这个“是非之地”，有的久盼无望沦为痴癫。放在这一视角下，刘相公与同事教师赵四这对原本带着些许青春冲动的鸳鸯，行之不远似早已注定。

对于赵四而言，立志考研的刘相公是她离开花田中学的稻草之一。而对于生性争强好胜的刘相公而言，与赵四看似情深，实际隐含着另一层因素，正如好友姚卫平所言：“赵四只是你的面子，不是你的理想。”等不及的赵四作出次优选择，抛下刘相公一个人在花田中学苦苦挣扎。

花田中学只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的心理现状，刘相公则是花田中学的异类翘楚。在这场使尽吃奶劲的“跳农门”运动中，纯洁常常是爱情的一块道德包裹布，一旦机会出现，初恋娇娇哪怕情丝难断，亦毅然选择分手，找了个“靠山”公公；次恋赵四本来觉得同乡马建华粗俗不堪，但为了进县城还是把绣球抛给了他；三恋周馨始终觉得刘相公是个“无用的人”，一旦面对广州住房的巨大诱惑时，匆匆葬送了彼此的感情。但刘相公以愚公移山般的超常毅力，把一个个别人看来的“不可能”变成了现实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这种上升路径不具有可复制性，这也是三任女友不等爱情开花结果便选择了离开的原因所在。

作为同龄人，笔者对那个年代的“进城梦”有着同样深刻的感触。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要好好读书，未来捧个“铁饭碗”。本书推介中称这是一段很纯的爱情，笔者倒是觉得，在社会资源高度眷顾城市的年代，裹挟在那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，爱情越来越像是一张通往城市的车票。

几段爱情故事谈不上多么轰轰烈烈，但来源于现实，所以显得朴实亲近。不过，这几段爱情故事又都带有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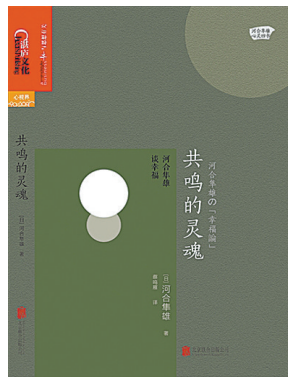
过鲜明的时代标记——每一次恋爱都是从双方碰手开始的。严歌苓在《芳华》的故事中也写到了男女的初次碰手，但却引发了触碰的海啸。触碰不仅引起了那位女兵的本能反弹，还彻底颠覆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从这一角度讲，尽管刘相公与前三位女友的相恋均无疾而终，但总算没有掀起太过意外的波澜，大抵应算得上幸运的。

近些年来，常见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动辄打出纯爱的标签作为市场卖点。笔者倒是以为，真正称得上纯爱的，或许只有艾米的《山楂树之恋》。在那个故事里，物欲被最大限度淡化，看不到男女双方功利性的冲动。反观时下的所谓纯爱故事，大都是尽可能把物欲二字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人当然是社会的人，生活中也确实离不开物质影响，但如果物质成为左右情感天平的决定因素，情感难免会沦为达成交易的筹码。

在网上查阅本书相关信息时，发现有读者将其归为励志作品，这倒是个不错的角度。刘相公算得上是“任你百折我不挠”，考研失利和数度失恋，均不过是他坎坷人生中的一块块磨刀石，也是垫脚石。在他的身边，面对困难，不少人选择墨守成规、自暴自弃，也不乏有人无法忍受煎熬，现实对我们每个人有一点是公平的，即面对挫折的选择有且只有两个，要么忍受，要么改变。只有自己能改变自己，也只有这样，爱情的物欲因素才可能被最大限度弱化，这也是刘相公最终得以与恩妹牵手的根源所在。

张爱玲说：人生最大的幸福，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置身物欲横流的今天，许多人或刻意或潜意识地一方面用利益眼光审视爱情，另一方面又期望能有妙方为爱情“提纯”。然而，不是每个人的爱情故事均惊天动地，也别指望用制造考验的方式去验证爱情，这就像郭冬临和牛莉的那个小品《一句话的事》所说的：用一个谎言去验证另一个谎言，得到的只会是谎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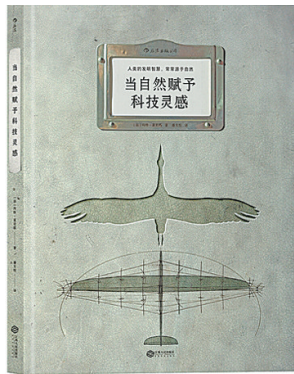
(禾刀)



《共鸣的灵魂：河合隼雄谈幸福》
作者：(日)河合隼雄
译者：蔡鸣雁
版本：湛庐文化/北京联合出版社

河合隼雄，日本第一位荣格派精神分析师，日本心理治疗领域公认的奠基者和开拓者。这套“河合隼雄心灵四书”共有4册——《心灵晴雨图：河合隼雄谈自我认知》《共鸣的灵魂：河合隼雄谈幸福》《心的栖止木：河合隼雄谈心灵治愈》《大人的友情：河合隼雄谈友谊》——分别从自我认知、幸福、心灵治愈、友谊四个方面展示了这位大师级人物在心理咨询领域的研究成果。

这本《共鸣的灵魂》以“戴上‘幸福的眼镜’”“品味微妙的人生”“人活在各种关系中”和“幸福不是一帆风顺”四部分，探讨了什么是幸福？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文学经典、民间传说、咨询个案，以及河合隼雄的个人经历。在惯常的教育思维中，成功、向上、励志、奋进才是人生，这些品质也常和“幸福”画等号。但在《共鸣的灵魂》中，河合却娓娓道来，艰难和幸福可以共生，妨碍我们感受自由的往往是对自己的束缚，幸福有时也需要悲伤来支撑，“反复经历成功与失败不也正是人生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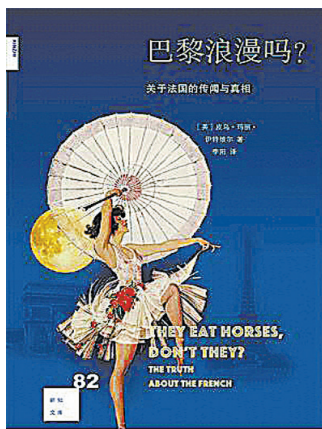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(法)玛特·富尼耶
译者：潘文柱
版本：后浪/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古埃及人模仿棕榈树的外形来建造庙宇的支柱，台北101高楼模仿了竹子的结构；模仿了鲨鱼皮肤的“神奇泳衣”由于效果太过显著，已被国际泳联禁用；如今广泛使用的“蜂窝结构”材料源于对蜂巢的观察，而蜂巢的主人蜜蜂，还启发计算机科学家提出了著名的“人工蜂群算法”……这些就是“仿生学(Bionics)”。通过对生命体和自然过程的模仿，人类不断创造新的技术、改良已有的技术，迎来了一个充满新发明的时代。这本《当自然赋予科技灵感》就以简单易懂的语言、精心编排的图片，讲述了植物和动物是如何启迪发明家、工程师、建筑师和科学家的，进而阐明仿生学如何成为现代科学研究中最具前景的学科之一。

全书共67个案例，其中动物55种、植物12种，每一种生物都写明物种信息，介绍仿生发明的案例和故事。这是一本能够满足你对世界好奇心的科普类读物。

(综合)

我们知道的法国是假的



《巴黎浪漫吗？关于法国的传闻与真相》
李阳译 三联书店

曾读过一本讲述文学中爱情意象的书，叫作《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》。书名毫无违和感，法国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浪漫之都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给法国贴上过很多标签，或者说怀有很多期许：身材曼妙的美女，以红酒佐餐的优雅，大把悠哉闲逛的时光……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真的有如广告片吗？

旅法多年的英国作家皮乌·玛丽·伊特维尔说，关于法国的传说太多了，以至于衍生出一个写作流派，叫Froglist，由在巴黎生活了两三年的外国人书写。他们宣扬和散布所谓的法国传说，其中不乏先入之见，因此伊特维尔要创作《巴黎

浪漫吗？关于法国的传闻与真相》一书，探究传说的原委，而非捕风捉影地夸大传说。

切莫以为法国的传说与我们无关。我们习以为常的餐馆、点菜单、餐馆评分、美食评论，都是拜法国人所赐。这些发明对饕客们来讲可算因祸得福：法国的顶级大厨原是专为王室服务的。大革命一来，失业者众，只有两条出路——要么去为外国君王掌勺，要么开辟新领域，也就是开餐馆。可想而知，早期法国的餐馆都是什么样的水准！经典的法国菜或许时至今日还被视作高端料理，但我们不吃则已，要吃还是得吃地道的料理。拿鼎鼎大名的勃艮第蜗牛来说，因其供不应求，常有餐馆以波兰、罗马尼亚、乌克兰蜗牛冒充。这不光是品种的问题，蜗牛身上极易留存土壤中的金属物质，吃错了健康堪忧。

事实上，法国人既非圣贤，亦非妖魔。他们的“超能力”也好，怪癖也好，都与文化和政策息息相关。时势造物，法国人本身与我们并无太大差别。譬如，有人羡慕法国辣妈，儿女成群还能兼顾工作，并把自己拾掇得山清水秀。这不难，每月高额补贴，外加照管到晚上七八点钟的公立日托，相当于政府在帮你带娃儿。至于传说中法国人对性的迷恋，其实也不准确。法国人的性格较为谨慎，在大革命后尤甚。他们对性的兴趣不及英国人，也很少出轨，连公众人物的出轨都成不了新闻，除非要群众买单，否则，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件与自己无关的私事。伊特维尔认为，肉欲横流的法国电

影和小说也应当视作时代的产物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这些作品是“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人际关系的种种限制进行批判，是对这些限制在新世纪来临时的土崩瓦解的一种角色预演”。

而在生活上，现代法国人与我们更无二致。法国的丈夫们同样忌惮妻子在大商场“剁手”，可妻子们理直气壮：法国的女厕所太少了，去大商场是被逼无奈。结果男性们对兴建女厕的呼声很高。至于昔日崇尚自由的裸体海滩，现在也以外来游客居多，概因整形手术带来的美丽“人造物”太多了，天然的尤物们不屑与之伍。

为法国传说辟谣，伊特维尔却说，对在法国生活过的人而言，这些传说不难辨别，其中也不涉及任何机密的调查数据。那为什么传言经久不衰，甚或产生了大批Froglist作家呢？为什么我们在意的是法国，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呢？恐怕焦点不在于“巴黎浪漫吗”，而是我们心底的浪漫向往，“一种效仿、嫉妒和欲求的感觉”。于是，我们容易选择性地去关注想看到的那一面，模糊了背后的现实。好比令人省心的公立学校，是以高赋税支撑的；文艺范的巴黎小书店们，之所以能生存，是因为电商必须与实体店同价；等级分明的法国社会，对腰间有赘肉的女性可没那么友好，理想身材是上等人的标签。

反观我们看待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文化，则要全面得多。所以认真辟谣的时候，不是在艳羡别人，更像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呢！

(乐倚萍)